



## 做人家

宁波话趣谈

总第 5905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 配图 蒋勇生

◎柴隆

许久不看电视,一打开就看到了老宁波情景喜剧——《药行街》,精明的金家老太由《讲大道》的王阿姨扮演。其中有个情景:一家人聚拢吃早饭,但见金家老太将一块酱豆腐划四份,油炸花生米倒进竹筒数着过泡饭……王阿姨把节俭的金老太演绎得淋漓尽致,入木三分,叫人忍俊不禁,我不由地想到那句宁波方言——“做人家”!

“做人家”,时常于耳旁飘过的宁波话,意思就是勤俭持家,这种风气贯穿于老宁波人生活的始终。常听坊间流传,过去宁波人日子过得清贫,吃饭吃菜也厉行节俭,一份咸蟹糊摆上桌,用筷子尖蘸了,唯恐过多,还要甩上几甩,才肯摆进嘴里下饭——节约至此,老宁波人“做人家”的形象,可谓深入人心!

许多“做人家”的宁波人,多少还有这印记:早起买菜的主妇们会用一根竹筷子,串上一根冒着热气的油条,持了走在大街上,算是甬城市井中的一景。买回家,撕成若干小段,一家人趁热蘸着酱油“过”泡饭,一根油条既当早点又当菜,简直可成美味!

有一碗蟹糊、几颗黄泥螺与油条佐餐下饭,这样的人家算得上是“小康”了,但即便这样的人家,走出来的子女,其穿着依旧遵循“新阿大、旧阿二、破阿三、烂阿四”的章法,兄弟姐妹较多的寻常人家,大概都有类似经历。

“做人家”的宁波人,门槛再精,不论手头紧俏,对子女读书教育却从不吝啬,决断分明。旧时,家中若有聪敏善学的“女公子”,必定全力送入“甬江女中”,男丁若不是读书的料,早已打好算盘,托人带去上海大公司做学徒,走上从商路。时至今日,不少宁波人,依旧秉承尊师重教的遗风,故甬城书香依旧。

“做人家”的宁波人,在家时不动声色,不形于色,外出经商却把笑傲江湖、走四方的豪气装进了心肺。蜚声海外的“宁波帮”发迹,这个“船王”,那个“大王”的背后,哪一个没有精打细算,哪一个不是勤俭持家?甩手全国高校的“逸夫楼”,造福乡梓的医院、学校,哪一座不是出自这些“做人家”的宁波人之手?

“做人家”的宁波人,处处节俭,但在大场面上,却从不寒酸,出手极为慷慨。有极品“做人家”的,灶根间的锡罐里,几个红枣,几朵香菇,都会一一数过记着,肚子里的算盘拨得很精准。但晚报上偶尔看到罗南英《一封特殊的来信》时,急忙放下手中的报纸,跑去银行汇款,那些“做人家”的宁波人7天就向她捐款60万元,用爱心感动和温暖着这座城市……还有位家喻户晓的“顺其自然”,仿佛是善良与仁爱的代称,想必也是“做人家”的宁波人。

剧中,金家老太有段朴素的念白:“做人家,不是做人家,是在做自家啦。”细品一番,余味三匝。呵呵,百年风气的是与孰非,岂是一句“做人家”,能讲得拎清?

## 抗战时期的奉化中学

历史星空

◎陈峰

当我走进位于桃源路的奉化中学,眼前矗立的校舍现代而大气,透出一股严谨而又包容的治学气象。真难以想象,在抗日时期,这所学校饱经风霜,几度更换校名,几番变更校址。

创办于1901年的奉化中学,始称龙津学堂,是浙东地区开办的最早学校之一。这所烙印着巴人等前辈战斗印记的学校,素有革命传统的风范。当我翻开泛黄的旧报纸,一则则旧闻诉说着奉中学子抗日救亡的决心。

1937年7月,侵华战争全面爆发。8月14日,奉化中学初三学生傅赛英(解放后在宁波市妇联编写妇运史)与张林冬(奉化第一个去延安的学生、延安大学第一批女学员)、周秀慧等十几位同学效仿进步地区,成立了抗日外交后援委员会,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活动。他们先到县政府向县长林德玺募得10元大洋,向各室课长募得零洋若干,在新桥头戏院义演两个夜晚的抗日话剧,把募得的现款256元汇到抗日前线,收到了南京军政府的嘉奖令。学子们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,许多群众纷纷捐出旧锄、破犁等废旧钢铁和米等物资支援前方。方门杜家村的一位老人献出一把重180斤的祖传大刀,并要求将这把大刀铸成枪炮,送给前方将士打日本侵略者。

随后台儿庄、平型关大捷,学子们群情振奋。傅赛英和胡华(解放后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)、胡重华、胡跃珠等奉中的学生加入了县民众教育观成立的“醒民剧社”,有成员四五十人。连续三个多月,奔波在中原、排溪、葛岙、菴湖、桐照、大溪、裘村、松岙、西坞、江口等地巡回演出,有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募寒衣》、《朝鲜亡国恨》等抗战话剧,有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打回老家去》、《热血》等歌曲,所到之处播下了“抗战必胜”的信念种子,受到群众的欢迎。

在詹步行(解放后任宁海县委书记)的指导下,胡华和严圣荪、方宗惠、陈天健等奉中校友一起创办了《战时大众报》。这是一份用奉化方言编写的八开三日刊的通俗报,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近况,并将每期的《战时大众报》邮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,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,给予了极大的鼓励。

后来据胡华回忆,1938年7月间,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,信封中式,直写“浙江奉化,战时大众报社大启”,下署“毛斌”,盖的邮戳是“陕西肤施(即延安)”;两张信笺也是直式毛笔书写,字体较大。大致内容是:“战时大众报执事先生:收到贵报。你

◎潘玉毅

记得实习的时候,因为我的太过礼貌,领导教育我:“你对外人客气点就好,自己人没关系的。”那时候我就想,如果“自己人”是不客气的代名词,那么谁还愿意成为你的“自己人”呢?对无关紧要的人只需尽到礼数就好,“自己人”才更要用心对待啊。

反观生活中,的确不少人有一个通病——在外人面前,表现得像个淑女或绅士,别人说什么,他们都能虚心接受;但是一回到家,马上“性情大变”,如何邈邈且不多说,还常常冲着家人发脾气,而且那脾气多是没来由的——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要把在单位里受的气全都转移到家人身上。常常有人对自己的另一半说:“我在外面辛苦工作,受领导、受客户的气,回到家还不能冲你发发牢骚吗?你是我的老公(老婆)啊!”一副理该被包容的样子——不知道如果有人对这些人说同样的话他们会作何感想?家人不是装载负面情绪的垃圾桶,家也不是回收垃圾的地方,之所以有人会包容你,只是因为爱你。

我很在乎别人的感受,对家人、对朋友都是如此。每次看到有人在外人面前“你好我好,大家都好”,对自己的家人却是“这也不是,那也不是”,我就特别迷惑也特别难过,因为我觉得他们无意之中已经在外人和家人之间做了取舍。

我想我不是那样的人,至少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。上班时间,爱岗敬业,吃苦耐劳是分内事,有时也难免要与人交际,但是下了班,时间是自己的,孝敬父母长辈、疼爱老婆孩子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极少参加一些可去可不去的聚会,在我看来,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人和事上,倒不如多陪陪家人,哪怕什么话都不说,看看也是好的。

很多时候,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怕父母的人,这样与他们相处的时候,他们可以想说就说,不用有太多顾虑;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怕老婆的人,宠着

他们用通俗的文字,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,这一工作很好。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,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。此致,敬礼!”落款毛泽东(蓝色签名盖章)。

由于日机多次在奉化上空骚扰、轰炸,学生们只好迁到城外上课。为躲避空袭,学校迁至大堰小万竹。因离城太远,又改迁至萧王庙镇。

1941年4月,宁波、奉化先后沦陷,不少青年学生从沪甬等地涌向未沦陷的奉化与宁海交界的山区,奉化县政府决定恢复战时奉化初中,毛翼虎任校长,收容流亡的青年学生继续升学,校址在柏坑村王氏宗祠,设初中六班,附设简易师范科一班,为照顾一部分来自沪甬的学生,增设高中补习班一班,这便是奉化中学开设高中的肇始,成为当时宁波境内最早复校收容学生的战时学校。

办学之初,困难重重。毛翼虎请来了地方法院院长黄文彬及检察官陈庆粹,请来了名重当地的曾留学哈佛的前清秀才王任安老先生,请来了闻名两浙的画家方勃,成为奉中的中流砥柱;组织老师编写《战时中学国文选》作为教材,为游击区学校广泛采用;用土法试制蜡纸和调制油墨,向各学校推广。校方刻印宣传刊物《蓓蕾》,成立剧团、歌咏队,在农村教唱抗日救亡歌曲,演出爱国剧目,唤醒民众,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地区。

因柏坑村地处奉化西南山区,交通不便,很难顾及沦陷区和半沦陷区的青年学生。1942年春天,在学风浓厚人才辈出的吴江泾设立奉中忠义分部,借吴氏宗祠、曹王庙为校舍开课授学,两年后迁至泰清寺,改称泰清分部,两年后又迁至裘村,改称忠义分部。根据师资及经费条件,先后成立奉中方桥分部、西坞分部和庙后周分部。翌年初夏,日军进扰柏坑村,校长毛翼虎带领全校学生转移到了家坑继续学习。为安全计,8月迁至宁海县北乡里岙村,借用双枝庙和张氏宗祠为校舍,薪火相传,经学校一年多的争取,省教育厅颁发了一枚“奉化县立中学”的校铃,奉化中学遂正式改为完全中学。

1945年8月,抗战胜利后的奉化中学自宁海迁回奉化县城原址,各分部相继结束,并入校本部。

八年抗战,学校举步维艰,历经三次大迁,小迁无数,学习环境险象环生,日军来了上山躲避,日军去了下山上上课,餐风露宿。在困厄的学境中,师生们共同努力,弦歌不辍。

如今那些散落在奉化各地的学校旧址像一位位满脸褶皱的长辈,默默见证了这一路穿行而过的岁月,还有随着时光远去的人和事。这所浙东百年名校,在河晏海清的今天,始终初心不忘。

她,敬重她,让她有稳稳的幸福;我希望自己是个怕孩子的人,给“小领导”构筑一个温暖的城堡,让他(她)感觉世界的美好。

可是,这一切都基于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我们生命中至爱的人。如果我们把工作中的烦恼和坏脾气带回家,所有的美好都将成为画饼,在坏脾气的怂恿下,不吵架已经是奇迹了,哪还有幸福可言呢?



## 不要把坏脾气带回家

有所思